

# 商女

张平/著

SHANGNU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商女

张平/著

SHANGNU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女/张平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3. 10

ISBN 7-5378-2595-5

I. 商...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354 号

---

商 女

张 平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太原达益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19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5378-2595-5

---

I·2548 定价:16.00 元



原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拥有幸福的人生



## 第一章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早晨,阴云密布,细雨纷霏。嘈杂的站台上—副落魄景象。站的坐的,拎着大包小包行色匆匆或脚步迟疑的,每个人脸上都弥漫着困乏,笼罩着厚重的阴郁。站台内所有设施也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秋日的萧瑟被渲染至极。我提着牛仔包,登上列车。车厢内空荡荡的。我爱清静。今天的行程更需要清静。

空位随处是。我挑了个居中的双人座,前后排都空着,为的是避开干扰。我面朝前坐,这样当火车开动后凄厉的秋风就可以尽情地吹打我的脸颊,给我带来真切的痛感。痛是能够抵消部分悲伤的。倚窗坐下,木质硬座的坚硬和冰凉立刻传递到我的体内,让我感受到冷酷无情的滋味。七点二十三分,距火车开动还有两分钟。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就可以跨进家门,就可以看见朝思暮想的妈妈了。眼泪再一次悄悄地涌出来,模糊了视线。腕上这块硬币大小的精美手表,是两个月前我收到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妈拖着羸弱的病体带着我在几家商场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才选定的。可是,谁又能想到,短短的三四十天后,我竟然登上归途,去探望病危的妈妈了。我了解爸爸,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发给我“母病速归”的电报。或许,当我晚上跨进家门就已经见不到妈妈了。泪水在我脸颊流淌。我不敢深想,掏出手

绢默默拭泪。

站台上冷清多了。几个行人慢腾腾的，脸上流露出爱坐不坐的不屑神情。我怒视他们，仿佛就是因为这些人的迟缓而耽搁了火车的行程。小贩们的喊声有气无力。有两个中年妇女干脆半睁半闭着眼睛，像是还没有睡醒似的，有一句没一句地软塌塌地叫卖。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套着肮脏的白大褂，仿佛值了一夜班，刚刚从妇产科病房里出来，一脸的倦容。来到我的窗口，她懒洋洋地问：

“小姐，买饮料吗？”

我别过脸去。我哪有什么心思喝饮料呢？我恨不得像鸟儿一样长着翅膀，马上飞进家门。自从昨天下午收到电报，一直到现在，只有早上离校时才勉强咽下了半个馒头。好在老婆婆似乎早已习惯了被回绝，并没有因为我的无礼而表现出不快。她木无表情地推着小车移到下一个窗口，做着同样的问卷。

终于，火车开动了，长长的汽笛声让我怦然心动。我终于要回家了。于是，凉风夹杂着细密的雨丝猛烈地吹打我的脸，把我的长发高高地飘扬起来。我闭上眼，感受着这风雨的滋味。车厢的接缝处传来节奏轻盈的拉扯声，道旁的景物被拉扯成无数条平行的直线。十几分钟后，列车驶出了杂乱而拥挤的城市，在旷野上飞奔。一座座低矮的破旧的农舍，一块块干枯的褐色农田，从我眼前一晃即逝。

列车驶过一座简易铁桥时，车厢的拉扯声变得空洞而响亮。桥下小河正值枯期，河水不足一半，平缓的岸堤像山体的斜坡一样露出水面。狭长而浑浊的水面上拥挤着数不清的木船和铁船，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儿童玩兴过后丢弃在桌上的积木。每条船上都有舱房，能看得见里面活动的人影。这些渔民们长年累月飘泊在水面上，以船为家，生活的艰辛不难想象。我想他们最大的愿望恐怕就是能够在岸上建造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塌实而安宁的家园



吧。我爸爸是中学语文老师,妈妈原来是小学老师,五年前,当她过完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就因为日益严重的糖尿病而无法再站在讲台上了。从那时候起,家里的欢笑声日渐稀少,呛鼻的中药味与日俱增。爸爸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对妈妈的悉心,树立了我未来家庭的观念。家里的债台随着妈妈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治疗而越积越高,甚至连我上大学的费用也是爸爸东凑西借来的。窗外的雨水伴着泪水洗湿了我的脸,镜片一片迷蒙,睁开眼看到的是一个泪花花的世界。

当我摘下眼镜擦拭的时候,冷不丁瞥见对面坐着一个人。我大吃一惊,险些失声惊叫起来。我毫无防备这个从天而降的男人。不用问,我刚才的悲伤他都目睹了。我慌忙戴上眼镜。对面坐着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高大健壮,面相凶恶,皮肤黝黑发亮,像非洲人,一双暴突的眼珠子正向我喷射出不怀好意的寒光。任何一个女孩单独面对这样一尊凶神都会不寒而慄。我原本就很懦弱,现在在他的逼视下,吓得不敢动弹,不敢大口喘息,别过脸去佯装欣赏窗外的景色,而身体却不禁微微抖动了。他的目光正恣肆地在我的脸上和胸部徘徊,我能感觉得到。每个女孩天生都有这种敏锐的感觉。这是我平生首次独行,偏偏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不幸。此刻,我最盼望的莫过于身边能走来一位同性伴侣了。假如他厚颜无耻地坐在我身边怎么办?假如他找我搭腔怎么办?假如他色胆包天对我动手动脚怎么办?我胡思乱想起来,一时间倒忘记悲痛,专注于搜寻对策了。就连车厢内乘客稀少,也被我当作安全的隐患了。这时候,我后悔拒绝赵士文的陪同。毕竟才刚刚同学一个月,他就对我那么大献殷勤,让我难以承受。他长相不错,为人也还算稳重,锋芒也不是太露,某些方面倒跟爸爸有些相似。但我总觉得这种男生钟情怀春得太早,而且我也还没有摆脱掉中学紧张的学习习惯,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大学生清闲的角色中来。现在想如果“借”用一次机会,让他作伴,就不至于落此窘境

了。我几次佯装随意的样子扫他一眼,庆幸的是黑男人依然端坐在对面,看不出对我下手的意思。偶尔还对我报以微笑,露出几颗宽大而肮脏的黄牙。我慌忙撇撇嘴巴,讨好他一下,感觉就像童话《狼和小羊》里可怜的小羊对狼的笑脸。奔驰的列车不时响起两声尖厉的气笛,似乎在有意提醒我:姑娘,要保持警惕呀。

雨不知何时停息了,天空正在明亮起来。列车在一个简陋的小站停下来。黑男人趴在茶几上,探出如狗熊一样壮硕的身体向窗外张望。我如坐针毡。天空已经露出了几块湛蓝的底色,几串细长的阴云如几条蛇在远方的天空相互缠绕,而且正在缓慢地向西退去。小站的空气迷漫着浓烈的泥土潮气。从简陋的设施和候车人群的装束看,这是个村野小站。

一个农村妇女走进车厢,三十多岁的样子,或者年龄更轻一些。她们被风吹雨淋的粗糙肌肤往往夸大了她们的实际年龄。自从她的身影出现在车厢里,我的目光就一刻不停地粘在她的脸上。我多么盼望她能坐在我的身边,哪怕是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也好啊。她似乎感应到了我的呼唤,虽然车厢到处是空位,但她看见我之后,一边小心翼翼地打量我,一边犹豫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她停下来,看看我,又看看对面的黑男人,面露迟疑之色。天呐,她该不会误以为我和他是同行吧。我用眼睛示意她,可她没有领会,还是拿不定主意,想坐又不敢坐的样子。

“这儿没人,是个空位。”我实在忍不住,干脆指着座位说。

谢天谢地,她总算肯屈就了,捧着黑皮包走进来。黑色人造革皮包的右下角印着“上海”两个白字,包的边角磨破了几处,拉练上有一截缝上了白线。农村人都节衣缩食惯了。我马上站起来,热情洋溢地帮她把干瘪瘪的皮包推进行李架上,和我的牛仔包并排。我这样做就等于在警告对面的黑男人,我再也不是孤身一人,可以任人欺负了。

“大妹子,真是麻烦你。”农村妇女受宠若惊,不住地说着谢话。



当她紧挨着我落坐之后，我冰凉的身体马上从她的身上吸取到了源源而来的温暖。我瞪了对面黑男人一眼。他的头已经侧向窗外。他似乎知道再没有便宜可占了。

火车很快启动。这样的小站，停顿的时间很短。农村妇女出于感激，主动地找我说话。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与她热切交谈。在我的心里，她已经是我的保护神了。通常，农村女人出门在外都是寡言少语的，但她不是，看她两片薄薄的灵巧的嘴唇，就知道她会说话。她剪着时下盛行的短发，穿着蓝格子坎肩，耳朵上坠着沉甸甸的金耳环。人很精神。

“妹子，你这是要去哪里？”

她一口的川音，我想大概是四川人吧。其实，我对方言一无所知，在上大学之前，除了我所在的城市，我这个胆小的乖女孩从来就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但我对川音不陌生，因为收音机里经常播放中央领导人的四川话。

“回老家，山东。阿姨，你去哪儿？”

她有两种称呼可供选择：大嫂或者阿姨。依照年龄差距，叫大嫂似乎要贴切一些。但是，出于亲密关系的考虑，我还是叫她阿姨。

“我呀，我是去看一个亲戚，一个朋友。又算是亲戚，又算是朋友。”她有些支吾，又反问我：“妹子，山东远呢，就你一个人？”

“嗯，就我一个人。”

“这么大老远的路你一个妹子家不怕？”

“不怕。”我一股豪情，“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分得清。”

她抿嘴乐了，然后亲热地靠近我，用手扶着我的耳朵低声说：

“他老是盯着你，我还以为他和你是一起的。”

“不是的。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大妹子，我们两个人真是一见面就跟认识了好几年似的，真是有缘分。我喊你妹子，你不会怪我卖老吧？”



“不。阿姨，你本来就比我大嘛。”

“其实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顶多做你一个姐姐。哪像你这么客气喊我‘阿姨’，真是折死我了。妹子，我看你不过十七八岁吧？”

“十九岁。”

“我三十二岁，比你大十二三岁，能做你一个老姐姐了。妹子，你看我这个老姐姐只顾了高兴，倒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我叫许媛。”

“许媛？许媛？这名字好听，真好听，就跟你人长得一样漂亮。你看你，瓜子脸，披肩发，弯弯的眉毛，大眼睛，翘鼻子，嘴唇就跟小樱桃一样。妹子，你真是个美人胚子，将来哪个男人娶了你，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

我被她说得脸通红，连耳朵根也热腾腾的，心不住地砰砰狂跳起来。天下女人都虚荣，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小女孩。

“我叫玉香，你就叫我玉香姐姐吧。妹子，不知道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呢，一上火车就交上你这个如花似玉的妹子。难怪我今天早上一出门右眼皮就跳。左眼跳祸，右眼跳财，原来老天跳给我一个仙女妹子。”

她说完突然伸开两手紧紧地搂住我。我猝不及防，被她的这种热情弄得面红耳赤，手脚无措。

“妹子，喊我一声姐姐。”

我四下张望，惟恐招惹人们的讥讽。还好，其他人都没有在意，只有对面的黑男人咧开大嘴巴，露出大黄牙冲我笑。

“好妹子，喊我一声姐姐。要不然，姐姐我今天就不放你。”

我只得被迫叫了她一声姐姐。我声若蚊吟，而玉香放声应答，她响亮的声音几乎传遍了整节车厢，弄得许多旅客纷纷投来狐疑的目光。她松开了手，我的呼吸立刻顺畅了。我开始讨厌这位热情如火的“姐姐”了。她的折磨并不比对面黑男人逊色。

“妹子，姐姐我今天一定要做一次庄，火车一到站，我们俩就下



车,先找个旅馆住下来,我再陪妹子痛痛快快地玩上一两天。明后天再坐火车不迟。”

“不行”,我断然拒绝。对于这位“姐姐”,客气已经没有必要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耽搁一两天都不行?”

我低下头,不说话了。我不愿意向她透露我的伤心。我想她见多识广,应该能够看出我已经不悦了。

“好妹子,有什么天大的事,只耽搁一天都不行?”

玉香像淘气的孩子似的摇晃着我的胳膊追问。

她的行为让我恶心。我知道我粘上“万能胶”了。为了免遭纠缠,我只得告诉了她我妈妈的病情。

“好妹子,老姐姐只顾着高兴,反倒提起了你的伤心事。老姐姐真是该死。”玉香哀伤地说。

眼泪在我的眼窝里又旋转起来,我仿佛又看见了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塑料管的妈妈,看见了她紧闭着再也睁不开的眼睛。妈妈,你可千万不能死啊!当玉香的一只手伸过来,用白手绢替我轻柔地擦去泪水时,她又变成了我的姐姐,我真正的姐姐。她或许天生就是这样热乎起来没完没了的女人吧。我闭上眼睛,默默地享受姐姐的温情。她替我摘下眼镜,我十分清晰地听到镜框和桌面轻微的碰击声。我的眼泪一流出来,就被她擦去了,如同擦去我伤口的鲜血一样。我像一个婴儿受到亲人的呵护,我几乎要投进她的怀抱里放声大哭了。

玉香说吉人自有天相,好人有好报之类的话反反复复地劝慰我,平息我心头的悲痛。

“姐姐”,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我很难过,无法控制自己,你别笑话我。”

“妹子,你看你说的傻话。不管哪个人都有不顺心的事,你千万要想开些,千万别伤了身子。我们农村不比你们城里人,伤心难

过的事天天都有。”她例举了她们村一个五岁的男孩，父母开山炸石头双双炸死的惨剧；又例举了某一户六口人因误食了老鼠药而全部丧身的惨剧。“要是一个人老后悔，实际上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遇到不顺心的事要多往后想想，多往好处想想，多想想以后的打算。妹子，你说姐姐我说得对不对？”

“嗯”，我点头同意。她很会安慰人。

“哎，妹子，你说你妈妈得的什么病？”她仿佛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似的，追问我。

“糖尿病。”

“糖尿病？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远房的表舅是专门治糖尿病的。人家说糖尿病不能除根，我表舅治糖尿病不但能除根，而且快。他有个祖传的专治糖尿病的方子，灵验得很。”玉香盯着我活灵活现地说。

“真的？”我喜出望外。

“我上个月去了我表舅家一趟，好像不是初五，就是初六。我去的时候看到他家门口停了一排小汽车，有七八头十辆，全是外国进口的高级轿车，全是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的老干部来找他看病。妹子，你想想看，那些大城市里的老干部都开小汽车来找他看病，你说他本事大不大？”

“真的？”我再次大声反问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妈妈这回有救了。

“好妹子，难道老姐姐还能骗你不成？再说我就是拿你开玩笑，也不能拿你妈妈的病来开玩笑吧？老姐姐说得全是真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对天赌咒，我玉香要是说了半句假话，下了火车就被火车轮子轧死。”

“姐姐，你别这样，我没说你骗我。”

“我表舅就住在安徽，还有……”她把头伸出车窗外，左右看了看，缩回身，说：“还有两一站路。我们俩下了火车，出了车站，坐十



几分钟公共汽车就到了。方便得很，近得很。”她竟然能够通过车窗外的景色分辨火车的方位，可见这位姐姐的能耐确实不小。

“姐姐，你的意思是想带我去一趟？”

“老姐姐正是这个意思。好妹子，你真是聪明，姐姐的心思被你一猜就猜中了。我陪你去一趟，见到我表舅，先把你妈妈的病情告诉他，要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开几副药带回去给你妈妈吃；要是严重的话，就把你妈妈接来治，这一趟就算是认认路。妹子，你看这样行不行？要是能来得及的话，就坐下一班火车赶回去；要是来不及我们俩就找个旅馆住上一夜，明天一早还是做这班火车走，姐姐我陪你一起回去。妹子，你看行不行？”

“姐姐，你真是个大好人。我只是怕浪费了你的时间，耽搁了你的行程。”

这时候，一个乘务员推着小车叫卖经过，车上摆着茶干、饮料、杂志等旅行用品。

“买两袋茶干、两听饮料。”我说。

“妹子，让我来付钱。”玉香站起来，侧着身子挡住我，两只手在衣袋里上下摸索。

“姐姐，我给，我给。”

对面黑男人看着我们俩拉拉扯扯的，又露出了满口的黄牙。从他的笑容上看，似乎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坏。我从夹缝里抢先把钱递给乘务员。食品放在茶几上了，“妹子，你真是客气，老姐姐比你大，应该是老姐姐请你才对。等下了火车，老姐姐再给你补上。”

“我们是好姐妹，你请我，我请你，都是一样的。”

“妹子，你才说什么浪费我时间？我们农村人其他东西没有，就是时间多得很，多得用不完。顶多还有两三个站就到了，到了站，我们俩就下车。快得很，说不定还能赶上下一班火车。”

“姐姐，真是麻烦你了。”我说着话，把茶干递给她，请她吃。

“你是我的好妹子，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尽说些见外的话。”玉香也斜着我，嗔道。

如果真的能医好妈妈的病，这该是一件多大的喜事呀。窗外蓝色的天空清澈纯净，几团白云雍容华贵，如棉絮一般静静地浮在远方。我冥冥中有一种预感，预感会发生奇迹。

“妹子，看你这样子，还在念书吧？”

“嗯，上大学，才上一个月。”

“还是个大學生，我今天真是有福气，攀上了一个大學生妹子，还是一个美人胚子。老天爷，我怎么今天有这么好的福气。”她喜滋滋地说。

列车在一个空旷的乡村小站停下。我拎着牛仔包，跟随玉香姐姐下了车。当我双脚踏在这块陌生土地上时，心中马上涌起强烈的举目无亲的孤独感，身不由己地紧贴着玉香。望着呼啸而去的火车，我暗暗后悔了，后悔不该轻信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玉香心细如丝，她看出了我的紧张，右手牢牢地攥住我的手。我再次对她充满了感激和知遇之恩。

走出简陋的车站，踏上一条石子铺的小路，然后拐上一条柏油路，路上有稀稀朗朗的汽车行驶。当我看见飞奔的汽车时，心情才稍稍地松弛下来，仿佛汽车能给我带来安全感似的。此刻艳阳当空，已近十一点钟了。

“姐姐，你饿不饿？要不然我们吃点东西再走？”

我问。其实，我没有饥饿感，没有食欲，我只想着尽快见到神医，尽快拿到治疗妈妈疾病的灵丹妙药。我之所以这样问，完全是出于感激。

“还吃什么东西，办正事要紧。”玉香急切地说。她拉着我的手快步往前走。

她虽然饶舌，却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我一路走一路想，即使此



行没有能够救活妈妈,我也会以恩人相待终身。

上了公交车,我不敢让姐姐劳累,先让她坐下,我抢先买票。售票员问到什么地方,玉香回答“十字口”。她对此地确实了如指掌。她攥着我的手,我们并排而坐。自从下了火车,她的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她是一位无微不至的好姐姐。玉香附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说这儿坏人多,让我千万别跟陌生人说话。我推了推眼镜,朝她点点头。我虽然涉世未深,但不跟陌生人搭腔这点基本常识我还是知道的。

公共汽车驶出了集镇,在广袤的田野间频繁地上坡下坡,像鸟儿一般飞上飞下,后排的人因经常被抛到半空而抱怨不已。四十多分钟后终于停在了十字口。

“姐姐,到了?”

“到了。今天这车开得不快,驾驶员是个新手。平时只要一二十分钟。”

这汽车已经快得不能再快了,一路上我都提心吊胆的,生怕翻车。我知道她这么说只是想证明她在火车上对我说的“只要十几分钟”这句话并没有欺骗我。其实,时间长短对我无关紧要,相反时间越长,我倒越觉得对她有愧。“十字口”和《水浒》中的“十字坡”,不仅字面相似,其荒凉偏僻的程度也十分相似。几十户人家簇拥在背山的洼里,淡淡的炊烟里夹杂着几声狗吠,呈现出一派宁静和祥和。

玉香牵着我走向山洼里。山洼离简陋狭窄的柏油马路有四五百米远。村落倚山而建,背靠的山大约有七八十米高,山前纵横着大大小小、高低不平的水田,田间散布着几口池塘。村庄房屋杂乱,面西面南不等,红瓦黑瓦不同,绿树环绕,远看如同一堆绿色的草丛。我从来没有走进过这样的村落。来到村口,突然窜出三条恶狗,如狼似虎,拼命地狂吠。居中的一条黑狗高大威武,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左侧的黄狗又矮又肥,声音却洪亮,极有威慑力;右



侧是一条黑白点的花狗，瘦削而且肮脏，全身的杂毛像刺猬一样直立着。我吓得大声尖叫，本能地躲进玉香的身后。我从未见过农村的土狗，更没有见过这样恐怖骇人的场面。我陡然想起一件事来：高中时班里有位男同学，去年回老家过春节，他老家在山东北部的农村。去同学家串门时不慎被村里的野狗咬了一口，他当时没在意，但回来之后便感染上了狂犬病，医治无效，不久就死了。此事当时在全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简直到了谈狗色变的程度。据说狂犬病后期无法医治，等于宣判了死刑，而且死法凄惨，不仅怕光怕风，而且最终会发展成如疯狗一样乱咬，见到什么就咬什么；咬到什么，什么就感染上狂犬病。我这么一想，更加毛骨悚然，更加不敢面对这三条恶狗了。

“别怕，妹子，土狗子不咬人，就是相难看。你别看它们，照老样子走。”玉香一面说，一面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

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她身后，两手不敢挂下来，紧紧地夹在胸前，惟恐被它们叼住。我们一步步前进，土狗们一步步后退；然后它们退到路旁，绕到我们的身后狂叫了。玉香姐姐说的对，它们色厉内荏，都是纸老虎；但我还是怕得要死。

村口的第一家是土墙，黑色小瓦，码成一垄垄的，齐整得很。房屋低矮，窗户如同洞，屋里的光线肯定不会好。村里的其它人家也都是破破烂烂的，有土墙，有碎砖墙，甚至还有几家住着茅草棚。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四五年，看来还没有吹到这个村子。玉香停在了第一家门口。大门紧紧地关着，像是没有人在家。两扇门板油漆剥落，腐朽不堪，仿佛被无数只老鼠咬过似的，满是坑坑洼洼。

“姐姐，这是表舅家？”

玉香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她一手牢牢地拉着我，一手去敲门。她的眼神也让我感到有些不对劲，我突然有不祥的预感。

“姐姐，这就是表舅家吗？”我再次追问。



“是的。哦，这哪是的？这也是我一个老妹子的家。”

玉香敲门很神秘，先敲一下，停顿一会儿，再敲两下，又停顿一会儿，最后连敲三下。跟电影里特务接头的暗号差不多。我有些紧张不安了。远处的大树下站着三四个妇女，端着饭碗，边吃饭边朝这边张望，交头接耳，也显出十分神秘的样子。我越发觉得气氛不对了。玉香又如法敲了一遍，门终于开了，从门缝里伸出来一张脸，但不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老神医，而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粗壮男人。

“怎么是你？这么快就回来了？”男人惊讶地问。然后，他把伸出门外的头灵巧地旋转一周，便看到了我，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玉香把我拉到他的面前，欣喜地介绍：“她是我妹子，还是个大學生。我的老妹子在不在家？”

“在家，在家，她正在家里等你。你们快进来吧。”男人笑哈哈地说。

我攥着玉香的手，跟进了黑暗的屋里。我们进来后，男人啪地关上了大门，屋内一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恐惧即刻涌遍了我的全身。随即灯亮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能看得见桌子、板凳等几样破烂不堪的用具。这间屋不像是正常人家的住所，倒像是一个贼窝。玉香让我先进内屋休息。我拎着牛仔包没敢动弹，我害怕得要命。我猜想可能上当受骗了。她把我强行推进里屋，按坐在里屋的床上。

“妹子，你先在这儿坐一会，我去问问我表舅在不在家。他老人家没事干的时候喜欢到处遛遛。”

玉香说完转身欲离开时，我拉住她，哀求她说：“姐姐，要不然就不去看表舅了，我想今夜赶回家。我们还是走吧。”

“好妹子，来一趟不容易，反正又耽搁了火车。你先坐在这儿，我去找我表舅。好妹子，你放心，我保证你今天能赶上下一班火